



嫩包谷,吃得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龙飞

盛夏,地里的嫩包谷长得葱茏,个大而长,十分惹眼、诱人。

“嫩包谷,吃得了!”父亲来电,意思是我再不回老家去吃嫩包谷的话,那嫩包谷就老了,不要错过吃嫩包谷的“黄金时间”。

我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:吃嫩包谷看似小事一桩,老家能吃到嫩包谷,固然是件好事,其实城里早就有嫩包谷在卖,我已多次买嫩包谷煮来吃。然而,老家的嫩包谷是父母辛勤劳动的结晶,饱含着二老的爱,能够回去吃他们种、煮的嫩包谷,除糯、香、甜外,还能吃到“妈妈味”“家乡味”,不慰乡愁也会慰心灵呀!何况,父亲以吃嫩包谷为“由头”,证明他在思念我,想与我谋面、一起忆苦思甜,毕竟父子情深嘛!还有,这些年来,父亲一直坚持在盛夏时节拨通我的电话,叫我回去吃嫩包谷,那句“嫩包谷,吃得了”就成了他必说的话,虽然朴实,但饱含深情,够我回味、暖心的了。

于是,我坦率地告诉父亲“抽空回去吃嫩包谷”,不负他的心意和关爱。

“啥时候嘛,过几天嫩包谷就会老,抓紧时间哟!”岂料,父亲来劲了,追问我回去的准确时间。

这下,我明白了。是啊,周一至周

五上班,只有周末才有空闲时间,倘若要走人户或须办其他要事,那就回不去了。如今,父亲叫我定准确时间,真是件难事。不过,为了让他吃上“定心丸”,我回答:“周末回去吃嫩包谷。至于是周六,还是周日,那就到时候再定。”

“哦——哦——哦!”父亲连连叹息,心里既感到踏实,又有些无奈,只因为儿子要上班,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想到这些,父亲就理解了我,口吻平和起来:“要得,我就是把嫩包谷熟了,吃得了的消息告诉你咯,有时间就回来吃,没时间的话,就不回来,我和你妈会把嫩包谷掰下来,放进冰箱,给你储藏起来,空了回来吃,或者带回城里去吃!”

这,才是善解人意的父亲嘛,我分明感到了欣慰;这,才是时时、处处、事事都为儿子着想、奉献着浓浓父爱的父亲嘛。

为此,对于电话里流淌的血液于水的骨肉亲情以及父亲“嫩包谷,吃得了”的亲切召唤,我还能多说什么呢,唯有尽可能挤时间回老家,去吃嫩包谷,才

不会愧对和辜负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事实上,我说到做到。在父亲那句“嫩包谷,吃得了”的深情召唤下,我这个游子终于回老家吃到了糯、香、甜的嫩包谷,吃到了“故乡味”“爸爸味”“妈妈味”,享用到了如蜜的爱,能不感到幸福而醉心吗,能不珍惜与父亲在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吗,能不虔诚地感恩父亲吗?!

就连返程时,父亲也会把嫩包谷装上车,叫我带回城里慢慢煮来吃,以便“记住根脉,辨识来路”“不忘本”,可谓意味深长,情深深,爱浓浓。

刹那间,回望父亲佝偻的身影,回味那句“嫩包谷,吃得了”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湿了衣襟,透了心灵,只待来年再听父亲的“嫩包谷,吃得了”,依旧享用甜蜜的父爱,温暖我的心灵,励志我的人生。

金窝银窝包谷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茂平

家乡盛产包谷,被称为包谷窝窝,流行着一句话叫“金窝银窝,不如包谷窝窝”。那年正值我的暑假,漫山遍野的包谷林在阳光的炙烤下开始枯萎掉包,顺着热风摇曳,仿佛在向农人招手——“快点收获吧”。

坡上包谷地里,母亲正在掰包谷,她熟练地将包谷壳撕开,握住包谷用力一掰,“啪”的一声,满尖的包谷便从根部折断,然后反手扔进背上的背篋里。林间高处,布谷鸟不停地啼叫:“包谷、包谷……”斑鸠也懂农事,这山唱来那山和:“忙得很啰……忙得很啰……”村子里家家户户、大人小孩都在忙,碰面互相不说话,完全沉浸在忙碌的氛围中,整个山坡回荡着“劈啪劈啪、劈劈啪啪”掰包谷的声音。

父亲要把地里掰的包谷挑回家。他赤着上身,光着脚板,腰间拴一条汗帕子,古铜色的皮肤不沾汗,头上、身上的汗水直往下流。每次挑着满满一担包谷,行走在山间小路上,步子轻快又稳健,不用换肩,丰收的喜悦替代了身体的疲劳。黄的白的包谷在房前的晒

坝上堆成了小山,年景好,人勤快,贫瘠的石骨子土才有这样的收成,那座小山是一年的生计,包谷粩、包谷羹是一日三餐的主食。

劳累了好几天,地里的包谷全部运回来了,摊在晒坝上晒,担心下雨,傍晚又忙着运进堂屋,堆了满满一间屋,而每一个包谷,都要用双手把包谷籽抹下来,在我看来简直就像“蚂蚁啃大象”。抹包谷先用锥子把包谷凿掉一路,顺着路子抹起来省力,包谷籽在双手间欢快地掉落在箩筐里,然后将包谷芯扔向一边,白天和夜晚不停歇,手掌也磨出了茧子。后来有个发明,将胶鞋反套在倒放的长凳腿上,在鞋底齿印上磨擦包谷,包谷籽轻松脱落,果然省力又省时,一切都是原始的操作。夜晚抹包谷通常在晒坝上进行,借助星星点灯,这样可省下电费,那时候还刚刚照上电灯,省下的电费差不多够我读中学的学费了。

抹包谷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烦躁。空闲的邻居也来帮忙,大家一边抹包谷一边摆龙门阵。大人们讲《天仙配》《白毛女》,也讲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,还头一回晓得包谷叫做玉米的来历。相传有位皇帝进山狩猎迷了路,找不到吃的,来到一农家,农夫家中也没有什么好吃的,给皇帝煮了一锅包谷羹。皇帝饥饿难忍,吃了一碗又一碗,称赞很好吃。吃饱了问农夫才得知是包谷做的,皇帝觉得包谷不好听,就御赐了“玉米”这个名,“玉米”确实好听多了。临近半夜,故事讲完了,抹包谷的手也不听使唤,眼皮都撑不开了,大家才上床睡觉,草屋顶上老鼠“吱吱叽叽”地叫,一点也不影响睡眠。

清晨总是跟忙碌连在一起的。一大早,要将抹下来的包谷籽挑到晒坝上晒,晒坝晒不下,还要挑到几里外的石坝上去晒。父亲均匀地把包谷籽摊开,让每粒包谷籽充分接受阳光的炙烤。我负责值守,防止鸡鸭小猪那些糟蹋粮食,用竹响篙驱赶它们,往往弄得鸡飞狗跳的。天有不测风云,往往在午后,突然从东边飘来黑压压的云层,“快点

抢偏东!”父亲边喊边拿起刮刨,迅速将包谷籽收拢一堆,一家人扫的扫,撮的撮,抬的抬,不一会儿瓢泼大雨就来了,有时来不及把包谷籽收进屋里,只好眼睁睁看着包谷籽浸泡在雨水中,父亲和母亲赶紧用毯子将包谷籽堆围住,防止被雨水冲走。一个钟头不到又雨过天晴了,老天爷总是这样捉弄人,还嫌人们辛苦得不够。

过了几天,晒坝上响起了风车尖细而欢快的歌声,整个村庄弥漫着包谷籽特有的清香,晒干的包谷籽用风车吹净,被装进屋里的那些坛坛罐罐,终于颗粒归仓。

就像赢得了一场战斗后的休整,掰包谷、担包谷、抹包谷、晒包谷那些艰辛无疑都是值得的。母亲特意从灶台上取下半块腊肉,用菜刀仔细刮洗烟尘,放进锅里煮,我守在灶旁,生怕那块肉会飞走似的,腊肉熟透后捞起放在菜板上,肉还很烫,母亲切肉时还不时吹一下手指。那天难得吃回腊肉,算是对丰收的庆祝了,吃罢晚饭,一家人惬意地躺在星空上歇凉。

仰望星空,星星就像撒在晒坝上的包谷籽,黄的白的,晶莹剔透,他们眨着眼伴我进入了梦乡。我梦见父母还有那些农人,他们都是天上的星星下凡,在包谷窝,创造着包谷籽般的生活,黄的似金,白的似银。

榆钱花香情更浓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文霞

仲夏蝉鸣,思绪翻飞。一袭斜阳,满楼清香,仿佛时光的双手将我从记忆中拽回了童年,想起母校操场西角那棵郁郁的榆钱树。榆钱树是乡野常见的树种,“榆钱”谐音“余钱”,听着喜庆吉祥,像极了乡下孩子带着土气的乳名。

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榆未生叶时,枝条间先生榆荚,形状似钱而小,色白成串,俗呼‘榆钱’。”当串串榆钱花缀满枝头,那股清冽的甜香便顺着窗缝溜进教室,在粉笔灰里打着旋儿,勾得我们坐立难安。下课铃一响,小伙伴们雀跃着奔到树下,踮脚折下最饱满的枝丫,将一把塞进嘴里,连带着空气里都飘着蜜糖般的香。风起时,漫天榆钱花便如绿雪纷飞,我们追着、笑着,在簌簌声中嬉戏追逐。累了便躲到旁边的云梯下歇脚,那时的云梯在我们眼里像座高楼,大多数同学只敢攀到半截,偏我有次玩得忘形,颤巍巍地爬到顶层。上课铃骤响,同学们哄然散去,空荡荡的操场只剩我一人,一寸寸挪下去,仿佛过了半个世纪才踏上松软的泥土,松了口气,又隐隐失落——原来快乐是这般短暂易逝。

这样的时光,在榆钱树下绵延成串。春日的阳光斜斜穿过枝叶,伙伴们倚着树干捧书默读,榆钱花落在书页间成了天然书签;或围成一圈叽叽喳喳地聊天;捉迷藏时,总爱躲在大树干后面绕圈,沾了满身细碎的绒毛;沙包撞上树干的脆响,混着榆钱花簌簌飘落的声音,成了课间最动听的乐章。最难忘的是趴在石台上写作业,墨香与榆钱花香的清甜交织,好不惬意。而在榆钱树的荫蔽之外,还藏着另一处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天地——榆钱树外的小池塘。初春时节,小蝌蚪们摆动着尾巴在水草间穿梭,我们总爱蹲在塘边看它们游动。记得有次大扫除,我偷偷舀了半盆蝌蚪放在老师的洗手盆里,撒几片榆钱花瓣漂在水面,看那些黑黢黢的小生灵在花间穿梭——想像老师洗手时,蝌蚪从指尖滑过的模样,只觉得比任何游戏都有趣,那时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,一草一木皆成玩伴。

儿时的记忆里,似乎每件事都沾着榆钱树的影子,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我总把“榆树”的“榆”误写成“愉快”的“愉”——在心里,榆钱树早已和所有的快乐时光紧紧相连。直到三峡移民搬迁,母校连同那棵榆树沉入水底,只留下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,倒映着再也回不去的童年。

前日暴雨突至,我站在阳台看雨,恍惚间又听见了那熟悉的簌簌声。闭上眼,潮湿的风裹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,仿佛又回到了洒满榆钱花的春日。深夜,翻出泛黄的毕业照,相纸早已如深秋的银杏叶,隔着近四十年的时光,照片里的同学大多已失去联系。那些曾与我共享榆钱花清香的脸庞,像被雨水淋湿的水墨画,被岁月晕染得渐渐模糊,就像沉入水底的母校与榆钱树,再难相见。唯有树影下的笑容,永远凝固在时光琥珀里,成为我与过去岁月最温柔的联结,在无数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,轻轻叩击着心底最柔软的角度。

